

● 黄帝内经注释丛书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明·马蒔 著

王洪图 李颢青 点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黄帝内经注释丛书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0151225

15122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0 号

责任编辑/安 静

策划编辑/安 静

责任出版/周永京

封面设计/宋雪梅

封面题字/李瑞琪

264/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明) 马蒔著;王洪图,李砚青
点校.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 12

(黄帝内经注释丛书)

ISBN 7-5023-3122-0

I. 黄… II. ①马…②王…③李… III. 灵枢经-注释
IV. R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603 号

出 版 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15 号(中央电视台西侧)/100038

发 行 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者/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版(印)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32 开

字 数/356 千

印 张/13.25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字迹不清、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发行部电话/(010)68514035 总编室电话/(010)68515544-2935

社长室电话/(010)68515037

说 明

一、本书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光绪己卯(1879年)《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太医院藏版)为蓝本,参校以该校各家学说教研室所藏清刻本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

二、本书内容皆本于马蒔原著,唯体例依现代图书排版形式改为横排、简化字。对原书中一些明显的错字,一律径改之,如“己”误作“巳”,“膝”误作“滕”之类;凡异体字、古今字,如“淫”与“淫”,“暖”与“煖”,“粗”与“簠”均以标准简化字改正之。

三、原书体例为:每一段《灵枢》经文后有一段马蒔注释,经文中间夹有少量马氏对文字的训释,马氏注释中间亦夹有其对自己文字的阐注。本次校点,凡《灵枢经》经文皆以黑体字排印,经文中的马蒔对文字的注释一律采用宋体字,并加“()”以区分之;凡马蒔注文皆以宋体排印,其“自注”亦加“()”以示区别。

四、对《灵枢》原文中个别有疑问的字,马蒔加“[]”以表示之,本书仍其旧例。

注《灵枢经》序

夫医之有《内经》也，犹吾儒之有六经也，如水有源，木有根也。谭儒而不本之六经，偏儒也。谭医而不本之《内经》，偏医也。第六经皆有注迹，而《内经》注独未详，是涉远而亡车楫，登高而亡阶梯也。余雅嗜摄生家间，手《素问》、《灵枢》一编，以佐药餌，于《素问》解十之七，于《灵枢》解十之三，而不求尽者，恨亡注也。一日闻玄台马君注《素问》，余始迁之，不三年，《素问注》成。已又闻马君注《难经》，余更迁之，不三年，《难经注》成。马君固名医，经注成，名益彰，海内人士慕上池之术者，即穷山深谷，靡不奔走马君矣。马君虽名闻诸，俟垂老而志不衰，欲再注《灵枢》以垂不朽，余闻益迁之，不三年而《灵枢注》复成，乃征余言为之序。序曰：马君初为于越诸生有声，一旦弃诸生工医，其志岂鲜小哉？环诵则绌为之漉，覃思则髯为之枯，含毫则研为之穴，杀青则囊为之涩，传写则纸为之贵，彼其志岂鲜小哉？盖十年而经注成，经注成而名日益广，业日益精，余始迁之，今信且服矣。夫轩辕氏与岐伯、鬼臾区六臣，朝夕抵掌而笔之此书，更千百年而仲景、东垣、丹溪辈穷年累业，卒不能窥《内经》之精奥，乃马君慨然注之，切殆微管哉？世之号能医者，堇堇修古方、测己臆为汤剂已耳。汤剂之外，叩其针灸、浣熨、佐使、宣摄、司岁、阴阳、燥湿之宜，咸亡以对。如是而欲托以死生之柄，危矣。余观《灵枢》八十一篇，首讲九针之法，以应人五脏、三十六腧、二十七气、十二经络、三百六十五会，元元本本，不爽毫发，而又先察脉而后用针，则汤剂所不周者，济以针法，病胡患不治，业胡患不精？今上垂拱民方，熙熙若登春台游化国，似无借此书。顾人之耳目心志，非治术不能濯磨；人之体肤毛发，非

医不能湔拔。请以马君之书奏之当宁,赞成仁寿之治何如?

赐进士第尚书虞部郎奉敕督理漕务河道同典京闈华亭章宪文撰

刻马玄台先生《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引

门人金一龙，(云间庠生，原名丹。)睹《灵枢注证发微》书一旦告成，而浩然长叹曰：嗟呼！自六经孔孟而下，百家子史，道经佛卷，孰书无注，何《灵枢》迄今五千余年独为未注之书哉！吾以为大义深奥，有志者稀，故寥寥未闻于后世也。奥稽黄帝与岐伯、鬼臾区等六臣问答，作为《内经》，内有《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凡《素问》所引经曰，皆出《灵枢》，则《灵枢》为先，而《素问》为后。唐·宝应年间，启玄子王冰曾注《素问》，随句解释，逢疑则默，章节不分，前后混淆，凡司天在泉、南北政等，义阙而不解。吾师既以更详图注梓行于世，独念《灵枢》无注，殚精研虑，寒暑屡更，遂成斯编。纵轩岐复起，当以吾师为独得宗旨矣。呜呼！六经不明，千载无真儒；《内经》不明，千载无真医。自古称有著述者，秦越人《难经》，张仲景《伤寒论》，王叔和《脉诀》、《脉经》，张子和、刘守真、李东垣、朱丹溪诸书，皆翹然为世所宗，今即《灵》、《素》以印正之，则诸书皆未合经旨，而况于他哉！何也？大凡为医者，先明脉体，次分经络，乃定病名，然后用药饵、针灸、按摩、导引、熨治等法。今质三者于诸书，缪盭居多。按：《灵》、《素》《六节藏象论》、《终始》、《四时气》、《禁服》等篇，分明以左手寸部为人迎，凡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以上为格脉，可以知足手六阳经之病；右手寸部为气口，凡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以上为关脉，可以知足手六阴经之病。故黄帝与雷公歃血定盟，传以大术数者，不过此法而已。诸书以尺寸分关格，又以关格为隔证，是脉体、病名两误矣。按：《灵枢·营卫生会》、《营气》、《卫气》、《卫气行》等篇，分明以百病皆生于宗、营、卫三气偏衰偏胜，三气必生于前之上中下三焦，诸书皆以后之三焦有名

有形者寄在胸中，与膈相应，而以前三焦有名无形者混而为一，不知后三焦止为决渎之官，水道所出，前三焦升降上下，宗、营、卫三气从是而出，营气随宗气以行经隧之中，卫气不随宗气而行，而自行于各经皮肤分肉之间，故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一十六字乃医家所以分脉体，别病名，决死生，用药饵之根本，诸书于宗、营、卫三气大义绝无分析，则平日之别疾用药者何法也？按：《素问·评热论》、《刺热论》、《疟论》、《咳论》、《刺腰痛论》、《风论》、《痹论》、《痿论》、《厥论》、《水热穴论》，《灵枢·癫狂篇》、《热病篇》、《厥病篇》、《胀论篇》、《淫邪发梦篇》，凡病必分五脏六腑，诸书皆不分脏腑，漫用成方，脏腑受伤，夭枉多矣。他如病名奇僻，诸书绝不及载，令后人罔获闻知。按：《素问·阴阳别论》有风消证；《素问·玉机真脏论》有肺痹，传为肝痹，传为脾风发痺，传肾为疝瘕，传心为瘕，心复传肺发寒热，三年而死之证；《素问·气厥论》有寒热相移证及食亦证；《素问·评热论》有劳风证；《素问·水热穴论》有风水证；《灵枢·热病篇》有风痉证；《灵枢·水胀论》有石瘕、肠覃、肤胀证；《素问·阴阳别论》、《大奇论》、《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水胀论》有石水证；《素问·大奇论》、《四时刺逆从论》、《五脏生成篇》、《脉解篇》、《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经脉篇》载有肝疝、心疝、肺疝、脾疝、肾疝证；《素问·脉解篇》、《灵枢·经脉篇》有妇人癰疽证；《素问·五脏生成论》有厥疝，女子同法证；《素问·平人气象论》、《刺要论》、《灵枢·论疾诊尺篇》有解体证；《灵枢·厥病篇》有虫瘕蛟蛔心痛证；《素问·痹论》有肝痹、心痹、脾痹、肺痹、肾痹、肠痹、胞痹证；《灵枢·寿夭刚柔篇》有寒痹证；《素问·痹论》、《四时刺逆从论》有热痹证；《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宣明五气论》、《灵枢·五邪篇》有阴痹证；《灵枢·周痹篇》有周痹、众痹证；《灵枢·厥病篇》有风痹证；《素问·阴阳别论》、《评热论》、《灵枢·五变篇》有风厥证；《灵枢·寒热病篇》有厥痹证；《素问·缪刺论》有尸厥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有维厥证；《素问·奇病论》、《灵枢·五乱》、《癫狂篇》有厥逆证；《灵枢·癫狂篇》有风逆证；《灵枢·口问篇》有聾证；《灵枢·痈疽篇》有猛疽、夭疽、脑烁、疵痛、米疽、井疽、甘疽、败疵、股胫疽、锐疽、赤施、疵痛、兔啮、走缓、四淫、厉痛、脱痛诸证，此皆后人之所未知

者也。又如《灵枢》种种大义，悉不见于诸书，使后世视神圣经典仅同覆瓿。按：《灵枢》有《阴阳系日月》、《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经水》、《海论》、《邪客》、《九宫八风》等篇，则知人身与天地相参者如此也。有《经脉》、《经别》、《根结》、《经筋》等篇，则知人身经脉运行起止，皆有自然之度数者如此也。有《脉度》、《骨度》、《肠胃》、《平人绝谷》、《本脏》、《师传》等篇，则知人身骨脉、肠胃、脏腑，皆有长短、广狭、轻重、大小、坚脆、高下、偏正之分者如此也。《素问》有《标本病传论》，《灵枢》有《病本》、《病传》篇，则知人身病体有本有标者如此也。《灵枢》有《阴阳二十五人》、《五音五味》、《五阅五使》、《顺逆肥瘦》等篇，则知人身合于阴阳五行、五音五味等义者如此也。有《口问篇》，则知人身有曰欠、曰嘑、曰唏、曰噦、曰噦、曰泪、曰太息、曰涎下、曰耳鸣、曰啮舌等病，悉由经络者如此也。有《本神》、《决气篇》，则知人身有精神魂魄思虑意智者如此也。有《本输》、《动输》等篇，则知人身空穴分井、荣、输、经、合，其穴有动脉者如此也。又如《灵》、《素》每病必分经络用针法，以行补泻，诸书绝不明此大义，概用煎方，致病体绵久，终不可复生。按：《素问·宝命全形论》、《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灵枢·九针十二原》、《官针》等篇，分明有泻法、补法；《灵枢·终始》、《官针》等篇刺有三刺，《灵枢·寿夭刚柔篇》刺有三变；《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刺有五变，《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刺有六变，《灵枢·官针篇》刺有九变，《灵枢·刺节真邪篇》刺有五节，《灵枢·官针篇》刺有十二节，《灵枢·刺节真邪篇》刺有五邪，《灵枢·五禁篇》刺有五禁、五逆、五夺，《素问·刺禁论》、《灵枢·终始篇》有刺禁，《素问·八正神明论》、《灵枢·九针论》刺有天忌，《素问·诊要经终论》刺避五脏，《灵枢·官针篇》刺应五脏，《素问·血气形志论》、《灵枢·九针论》、《五音五味篇》刺分血气多少，《灵枢·逆顺肥瘦篇》刺分肥瘦、常人、壮士、婴儿，《灵枢·根结篇》刺分贵贱，《灵枢·经水篇》刺有浅深，《素问·诊要经终论》、《水热穴论》、《四时刺逆从论》、《灵枢·终始》、《本输》、《四时气》、《寒热病》、《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等篇刺必按时，班班可考。后世不宗经典，巧立名色，如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凤迎源、子午捣臼、飞

腾八法、皆非根于经典者也。噫！自诸书出，而《内经》之旨晦；自针法繁，而神圣之针亡；自后学宗诸书不宗《内经》，而《内经》之书不行。吾师朝夕启迪吾辈者，唯此《内经》《灵》《素》而已。后世医学浅陋，我尝推其故焉，盖凡习医学，必明于儒理，而后可明于医理，况人之脏腑经络，合男女、内外、大小一耳，未有不明于男而可偏明于女者，未有不明于内而可偏明于外者，未有不明于大而可偏明于小者。后世不明儒理，偏门就学，信听诸书，遗弃《内经》，逐末说而失本原，是犹适越裳而亡指南也，安得发神圣之蕴如吾师哉！

目 录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一.....	(1)
九针十二原第一.....	(2)
本输第二.....	(11)
小针解第三.....	(23)
邪气脏腑病形第四.....	(25)
根结第五.....	(37)
寿夭刚柔第六.....	(43)
官针第七.....	(48)
本神第八.....	(53)
终始第九.....	(56)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二.....	(68)
经脉第十.....	(68)
经别第十一.....	(130)
经水第十二.....	(133)
经筋第十三.....	(137)
骨度第十四.....	(145)
五十营第十五.....	(150)
营气第十六.....	(153)
脉度第十七.....	(155)
营卫生会第十八.....	(159)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三	(166)
四时气第十九	(166)
五邪第二十	(172)
寒热病第二十一	(174)
癲狂第二十二	(181)
热病第二十三	(186)
厥病第二十四	(197)
病本第二十五	(200)
杂病第二十六	(202)
周痹第二十七	(207)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四	(210)
口问第二十八	(210)
师传第二十九	(215)
决气第三十	(217)
肠胃第三十一	(219)
平人绝谷第三十二	(220)
海论第三十三	(220)
五乱第三十四	(222)
胀论第三十五	(225)
五癯津液别第三十六	(227)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五	(230)
五阅五使第三十七	(230)
逆顺肥瘦第三十八	(232)
血络论第三十九	(236)
阴阳清浊第四十	(238)
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	(240)
病传第四十二	(245)

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250)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	(253)
外揣第四十五·····	(255)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六·····	(257)
五变第四十六·····	(257)
本脏第四十七·····	(261)
禁服第四十八·····	(267)
五色第四十九·····	(271)
论勇第五十·····	(280)
背腧第五十一·····	(282)
卫气第五十二·····	(283)
论痛第五十三·····	(286)
天年第五十四·····	(287)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七·····	(290)
逆顺第五十五·····	(290)
五味第五十六·····	(291)
水胀第五十七·····	(294)
贼风第五十八·····	(296)
卫气失常第五十九·····	(298)
玉版第六十·····	(301)
五禁第六十一·····	(306)
动输第六十二·····	(307)
五味论篇第六十三·····	(310)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八·····	(313)
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313)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324)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331)
行针第六十七·····	(335)
上膈第六十八·····	(337)
忧患无言第六十九·····	(338)
寒热第七十·····	(339)
邪客第七十一·····	(341)
通天第七十二·····	(347)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九·····	(352)
官能第七十三·····	(352)
论疾诊尺第七十四·····	(358)
刺节真邪第七十五·····	(363)
卫气行第七十六·····	(373)
九宫八风第七十七·····	(378)
九针论第七十八·····	(382)
岁露论第七十九·····	(394)
大惑论第八十·····	(400)
痈疽第八十一·····	(403)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之一

《灵枢》者《内经》篇名。盖《内经》为总名，中有《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素问》曾经唐·宝应年间启玄子王冰有注，其《灵枢》自古迄今并无注释，晋·皇甫士安以《针经》名之。按：本经首篇《九针十二原》中有先立针经一语，又《素问·八正神明论》亦岐伯云：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是《素问》之言亦出自《灵枢》首篇耳。后世王冰释《素问》，以《灵枢》、《针经》杂名，宋·成无己释《伤寒论》及各医籍凡引《灵枢》者，皆不曰《灵枢》而曰《针经》，其端皆始于皇甫士安也。但针经二字，止见于本经首篇，其余所论营卫腠穴、关格脉体、经络病证、三才万象，靡不森具，虽每篇各病必用其针，自后世易《灵枢》以《针经》之名，遂使后之学者视此书止为用针，弃而不习，以故医无入门，术难精诣，无以疗疾起危，深可痛惜。岂知《素问》诸篇随问而答，头绪颇多，入径殊少，《灵枢》大体浑全，细目毕具，犹儒书之有《大学》，三纲八目，总言互发，真医家之指南，其功当先于《素问》也。今愚析为九卷者，按：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九卷，《灵枢》九卷，乃其数焉。又按：《素问·离合真邪论》，黄帝曰：夫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黄钟数焉。大都神圣经典以九为数，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王冰分《灵枢》为十二卷，宋·史崧分为二十四卷者，皆非也。愚今分为九卷，一本之神圣遗意耳。后世《道德经》、《难经》俱八十一篇，其义仿此。然谓之曰《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玄之称，此书之切，何以异是！且愚注释此书，并以本经为照应，而《素问》有相同者，则援引之。至于后世医籍有讹者，则以经旨正之于分注之下。然后之学者，当明病在何经，用针合行补泻，则引而伸之，用药矣犹是矣。切勿泥为用针之书，而与彼《素问》有所轩轾于其中也。

九针十二原第一

内有九针之名，又有十二原穴，故名篇。自篇内小针之要以下，岐伯尽解于第三篇《小针解》之内，故愚释此篇即以《小针解》之义入之，不敢妄用臆说也。《素问》有《针解篇》，亦与此二篇小同，当合三篇而观之，其义无余蕴矣。旧本以第一篇为法天，第二篇为法地，三篇为法人，四篇法时，五篇法音，六篇法律，七篇法星，八篇法风，九篇法野。乃后人袭本经七十八篇《九针论》之意而分注之，殊不知彼乃论针，而非论篇目也，甚为无理，故愚削之。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按：《本纪》记帝经土设井，立步制亩，艺五谷，养万民。则子万民，收租税信矣。令，平声。易，去声。别，彼劣切。）

此帝欲立针经，而伯遂推而次之也。

请言其道。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未睹其疾，恶知其原？刺之微，在速迟。粗守关，上守机，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叩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暗乎。妙哉！工独有之。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迎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章和之，针道毕矣。（令，平声。恶，音乌，下同。空，上声。按：《素问·至真要大论》亦有明知逆顺，正行无问二句，但彼论标本，而此论针法，辞同而义异也。）

此详言小针之要，而针道之所以毕也。小针者，即上节微针也。小针之要，虽曰易陈，而人实难入。粗工者，下工也。下工泥于形迹，徒守刺法。上工则守人之神，凡人之血气虚实，可补可泻，一以其神为主，不但用此针法而已也。所谓神者，人之正气也。神乎哉，此正气不可不守也。邪气之所感有时，如客之往来有期，名之曰客。客在门者，邪客于各经之门户也。若未能先睹何经之疾，则恶知其病源所在，自有所治之处哉？然既知病源，可行刺法，但刺之微妙在于速迟。速迟者即用针有疾徐之意也。粗工则徒守四肢之关节，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上工则能守其机，即知此气之往来也。然此机之动，不离于骨空之中。（《素问》有《骨空论》，指各经之穴言。）其间气有虚实，而用针有疾徐，故空中之机，至清至静至微。针下即已得气，当密意守之勿失也。如气盛则不可补，故其来不可逢也。如气虚则不可泻，故其往不可追也。知机之道者，唯此一气而已，犹不可挂一发以间之，故守此气而勿失也。不知机之道者，虽叩之亦不能发，以其不知虚实，不能补泻，则血气已尽，而气故不下耳。由此观之，必能知其往来，有逆顺盛虚之机，然后要与之期，乘气有可取之时。彼粗工冥冥，不知气之微密，其诚暗乎。妙哉！工独有之，真上工尽知针意也。所谓往来逆顺者，何哉？往者其气虚小，即为逆，故追而济之，以行补法，恶得无实？来者形气将平，即为顺，故迎而夺之，以行泻法，恶得无虚？此所以明之逆顺，乃正行之道，而不必复问于人，惟以追之随之，而以吾意和之，此针道之所以毕也。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言实与虚，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为实，若得若失。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而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内，纳同。按：此节明解于《小